

「好，那麼我死了之後會很快樂。」

我寫下「一點：樂高」。我弟弟大概有價值一千美元的樂高。是真的，我數過。樂高是我們家最大的開銷之一，也是我們唯一捨得花錢買的東西。

「好企劃！」吉將說：「高明！」從吉將在我肩上往下看的裝死痛苦表情中，我很難分辨他是說真的，還是在諷刺。

「這個會議——派對時間，有多長？」傑志問。

「我想，大部分的派對都是兩個鐘頭。」我回答：「那我們的議程就到此結束咯？」沒人回應。我就在議程下方劃了一條線，放下鉛筆。

「我應該邀請誰？」傑志問：「應該邀請那些我認為會來的人，或是那些可能不會來，但是又很難確定的？只邀請我們班上的呢？或全部同年級的？男生、女生都請，或只請男生？還有那些不認識我，但是我知道他們的人？或……」

吉將舉起手讓傑志閉嘴。「請五年級全部。」他像個智者那樣的說著。我們全都看著他，然後他點點頭，「這樣就不會有人覺得受傷。」

傑志先是用懷疑的眼光盯著他，很快的就從懷疑變成興奮。我幾乎可以猜到他的念頭：哇塞，有可能全年級的人都來參加我的會議——派對哪！

然後，外公外婆要傑志畫邀請卡。傑志是那種異類藝術家，譬如說，他從來不畫那種你認得出來他在畫什麼的畫，不過你如果需要奇幻的設計，找他準沒錯。只是傑志要用買的卡片，他覺得那樣比較正式。我們開了二十公里的車，到鄰近大鎮的「九九毛均一商店」，經過激烈辯論後，我們買了好幾盒的恐龍圖樣邀請卡，讓傑志星期一帶到學校發給五年級的每位同學。

為了不觸霉頭，星期六之前我們都不可以提起這件事，但是可以盡量對著茶几上的幾朵緞帶櫻花祈禱。派對的前一天晚上，我們都在假櫻花前祈福。櫻花是春天來臨的預兆，對日本農夫而言是很重要的象徵。我跪在外婆旁邊，她喃喃自語，我偶爾能聽懂幾個字，譬如「命運」。

歐巴將喃喃咕咕的時候，我也在腦子裡暗自祈禱：請讓我弟弟有一場成功的會議——派對，請讓小孩子玩得高興，請讓我弟弟至少交上一個朋友；最好兩個。

拜託，拜託，拜託。

那天晚上，我照常在筆記本上畫圖。我不大會畫，所以一張畫至少要花幾個星期才能完成。我在臨摹蚊子相片畫蚊子。

有一次，我以為我畫了一張很棒的蚊子圖，寄去給一位蚊子專家看。以下是他的回應：「看起來像是瘧蚊，但是口器有毛，觸鬚太細，所以不具代表性。這很容易修改，只要將觸鬚加粗，口器上的毛擦掉，就是雌的瘧蚊。問題是，幾乎所有的美國瘧蚊翅膀上都有斑點，但是妳的圖上沒有。」哇！澈底失敗。

很奇怪，我知道我要是經歷過一次車禍，就不會對車子著迷；要是有過快要淹死的經驗，就不會對水瘋狂；但是愈看蚊子，卻愈讓我覺得牠們的精巧，甚至是脆弱；雖然曾經有過那麼一隻蚊子差一點害我送了命。現在我和蚊子似乎是在一起了。我是說，要是我看到一隻蚊子在我的手臂上，我還是會毫不猶豫的一掌把牠打扁，或是跑上高速公路大叫救命。雖然牠們總是讓我害怕，但我們真的是沒完沒了。

第2章 無人派對

傑志班上有三個男生說會來，其他人沒有回音。但是沒關係，三個男生欸！我們非常興奮。星期六早上十一點，我的朋友梅樂蒂來了，她擔心我們或許需要幫忙。

「我應該做什麼？」梅樂蒂問歐巴將。

「吸客廳的地板。」

「歐巴將，」我說：「梅兒是客人欸。」

「她是來幫忙的。」

我對梅兒搖搖頭，讓她知道她不必吸地板。有歐巴將和吉將在，我和梅兒沒辦法好好說話。只能聊些收成的事。

現在讓我來解釋什麼是「特約收穀公司」。許多種麥子的農夫不自己收割麥子，而是請像派克家那樣的公司來幫忙收割。派克公司會僱用一些像我家這樣的承包業者來幫忙開收麥機收割麥子。他們也需要僱一些能開大卡車的司機幫忙把麥子送到穀倉。穀倉通常是用強化混凝土建造的建築物，很高。你可能看過，只是可能沒想過它是做什麼用的。那是儲藏穀子的地方。

特約收穀公司自己擁有或是租借那些十分昂貴的機械。通常是家族企業。一臺新的收麥機，差不多值三十五萬美元，特約收穀公司需要有很好的信用和抵押品才能從銀行貸款，去買或租那些機械。慘的是，我們家房子的價值，連那臺收麥機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在收成的時候，這些公司從一個農場轉到另一個農場工作，從德克薩斯州到蒙大拿州，或北達克達州；有些甚至遠到加拿大。

就這樣咯。特約收穀公司的事說到這裡（暫時）夠了。我做了兩個雞胸肉三明治，梅兒也做了兩個。我不時塞一塊雞肉給尚德吃，讓牠乖乖的坐著，我才可以將三明治切成一半，再用一頭有顏色玻璃紙套住的牙籤插好。然後，我在每個盤子裡再加上一撮巴西里（譯注：Parsley，荷蘭芹，俗稱巴西里）。這樣擺盤看起來就有點高級的感覺。我要給大家留下好印象。

傑志坐在客廳裡，梅樂蒂、歐巴將、吉將和我坐在廚房桌邊，等著。「尚德，理理妳的頭髮。」歐巴將說：「妳看起來像一九六九年的小野洋子（譯注：日裔美籍音樂家、前衛藝術家）。」很不幸的，我是那種少數有米粉頭髮的亞洲人。平常我會把頭髮綁成辮子，但今天沒有。

我去浴室綁頭髮，梅樂蒂跟了進來。「我對今天派對的這整件事情，有不祥的預感。」我說。

「什麼意思？」梅兒問。

「我也不知道。起碼我們不久就得去收割麥子。家人在麥田工作的小孩比較不挑朋友，他們巴望有玩伴。我最擔心的是學校裡的每一個人都會把我忘掉。」

「我不會忘掉妳的，要是妳保證妳不會忘掉我的話。」梅兒說。

「好，一言為定。」我說。

「一言為定。」她應聲回答。

就這樣，我回來的時候至少還有一個朋友。去年我們沒去收割麥子，因為爸媽媽在本地找到工作。這次是我得病後的第一次收割麥子。最近我常常晚上躺在床上想，一方面想著在麥田裡會看到的那一大群蚊子，另一方面又想著連著好幾個月每天晚上要塗敵一一踢防蚊劑，這樣對我的健康不知道會有什麼影響？照理說敵一一踢對人體無害，可是每次我塗了之後，尚德就不願意靠近我。

綁好辮子，我和梅兒去客廳看傑志。他穿著他最喜歡的螢光綠T恤坐在沙發上。中午到了，又過了，我把裝著三明治的盤子放進冰箱，再去看看傑志，他雙手交叉放在膝上，直視前方。客廳裡沒有時鐘，他可能不知道已經十二點十分了。

回到飯桌邊，我們又等了一會兒。到了十二點二十分，歐巴將說：「為什麼說來又不來了？為什麼答應了又反悔了？」

我低頭看著桌面上的銀色斑點，傑志有一次一點一點的數過，共有三千四百一十二個斑點。傑志就是這種小孩，這也是他為什麼沒有朋友的原因。

我又過去偷看弟弟。他的雙手還是疊在膝上，不過現在下顎垂下來，嘴巴張著。弟弟的個子小小壯壯的，像個一百二十公分高的舉重選手。他的身材跟外公一模一樣，像長方形盒子上面加一顆頭。現在去跟傑志說話會有點窘，因為他的眼神裡有一種奇怪的堅強表情。他是個嚴肅認真的小鬼，但是我看過他的微笑，我聽過他的笑聲，我知道有時候他可以很快樂。

我開始生傑志班上同學的氣。難道他們沒心肝嗎？終於到了十二點四十五分，歐巴將的背像吃了敗仗般的垮下來。我從來沒看過她像現在這樣。吉將則拿著牙線刷牙，像什麼事都沒發生。

「傑志在做什麼？」歐巴將問。

「只是嘴巴張得大大的，坐在客廳裡。」我回答：「他幾乎沒動過。」

一點到了，吉將放下牙線，宣布：「沒人來……我們來吃三明治咯，讓我們

來慶祝，噢，我們可以慶祝，呃……」沒人想得出什麼可以慶祝的事來。吉將站起來，從冰箱裡拿出三明治。「去叫妳弟弟。」

我不情願的走進客廳，傑志木然的坐在那裡。「吉將說我們該吃午餐了。」我說了一遍，再說一遍。

他看著自己的腳。「為什麼沒有人喜歡我？」傑志問。

我想要說，因為你的脾氣很壞，而且你很奇怪。他的脾氣壞到生氣的時候會用頭去撞牆或撞任何身邊的東西；奇怪到會做莫名其妙的事。譬如說，有一次他考試考到一半，突然唱起歌來。媽媽很喜歡提這件事，因為她覺得挺可愛的，不過我懷疑弟弟的同學會這樣想嗎？只是在這節骨眼上，我知道不適合說實話。

「你有一個朋友，但是他搬走了。那不是你的錯，你會交到新朋友的。」

「傅康諾很臭，他還吹牛說他一個星期只洗一次澡，可是就算這樣，他也有幾個朋友。」傑志說，現在正眼看著我。

我討厭傑志班上的男生。我們班上的男生比較好，不會故意迴避任何人。

但這時我想起了傑森。我想不出他有哪一個朋友。我以前從來不會想到他，不過現在我對他滿腹同情。他瘦瘦高高的，下巴總是微微朝上，清楚的露出鼻孔。還有，他有一種說不出來、讓人難以接近的感覺，跟他走路的模樣有關。不像一般人自然順暢的步伐，他的步子一頓一頓的，好像他的某部分是機械人。此時此刻，我發誓有一天我一定要跟他說話，即使是一句簡單的「哈囉」也行，這樣就能表明我知道有他這號人物。

傑志站起來。「好吧，我們吃吧。」

每個人都拿了半個三明治和一些洋芋片，默默的吃著。傑志吃東西和他做任何事情一樣專心。他低頭盯著食物，好像「吃」是一場必須分出勝負的戰爭，他嚼得很用力，爸爸媽媽常擔心他會把牙齒咬裂。

「男孩子需要吃紅肉才能成長，不是雞肉。」歐巴將終於開口了，不是很尖銳，反而有些微弱，像吃了一場敗仗。我知道她對傑志比較偏心，不過當時的我並不介意。傑志需要所有他能得到的愛。